



刘朝能

在贵州,在思南;在乡村,在故道。一座古石桥,存世两百载,名气有点大。

“到底是竹鸡桥,还是竹溪桥,有定说吗?”乙巳春日,阳光正好。与踏歌乌江、诗芯竹、俳坛石者等4位文友,约游竹鸡桥。途中,诗芯竹发出前问。印象中,这是最近一次,也是第三次专门游摄竹鸡桥时,记在本君内心深处的重要话语。“听说也叫竹溪桥,但现在都说竹鸡桥了。”环(横)扯顺扯说话间,踏歌乌江亦问(本君):“你曾经还专门从这里“走过”?”

言及此,那就先摆一摆本君之“走过竹鸡桥”吧。记忆深刻之行,数来至少有三次。可趣曰:首缘古桥因赶场,再而跨河为送粮。后来一次曰打卡,今朝游摄恐淡忘。

第一次走过竹鸡桥,记得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应该是刚参加工作后的第三至第五年间的某一个热天。一天,值许家坝赶场,好像是父母大人需去交易一些农用物资,加之又要给在许家坝中学就学的舍弟送生活用品,所以安排一起同行。既可帮忙“扛一肩东西”,又顺便带行了“赶许家坝”的道路。因之可说:父母才是人生的第一引路人。

这一趟许家坝之行,记忆犹新有三。一是,走过竹鸡桥。扛着一包粮食,走过一个拱拱桥桥顶,父亲说:放下来,歇一歇啦。待得坐下,父亲继续说:这是竹鸡桥,到了这里,我们赶许家坝(的路程)就得三分之二了。你看,这就是本君“走过”竹鸡桥学名称之第一次。二是,认识龙舌条。从故乡走路到许家坝还未至竹鸡桥,大概是全程一半的地方,一大户人家院坝正向(靠公路一面)大约3尺多高的青石围墙上,一苑挨一苑向上一连成好一长排,没有长叶子,边边又长尖尖刺的光品品(片),一直到两边山头上,稀奇稀奇真稀奇。一问,说那叫龙舌条。哦,知道了。从此心中住进了这个稀奇,同时直觉这家人“不得了”。后来若干年后,才知道那地儿叫兴隆场,那龙舌条学名称之龙舌兰,那户人家姓黄,黄家子辈30年后官列“七品”,抑或说致富人家外观直觉其实是“预兆”的。



远眺竹鸡桥

三是,感恩那亲情。在许家街上,好像是坨街出来靠近原派出所附近,偶然碰见我老家远房“坨坨二舅爷”。母亲喊:二舅爷也在赶场?过来,××(我的奶名),二舅爷那展(那个时候)浪凯帮助我们法,你现在有工作了,来喊(请)二舅爷K(吃)碗“少午”(米粉)。

天高梯老云影来

第二次走过竹鸡桥,距离第一次时间应该不会很久。因为当年两年制的高中过程舍弟尚在学业中,感觉是在中秋那一段时节。这一次是利用去县城开会的时机,顺道又专程给舍弟送米。预安排是早上先在家中打米“打山”,大约20多斤,中午赶挑学校把米交与舍弟,然后到许家坝车站“赶”上思南当天早上发往合朋溪再从合朋溪返回的大客车去县城参加开会。那时除这每日一班客车外,路上就几乎没有车可乘只能走路。这一次,本人单独成行,没有在竹鸡桥上歇一歇,现在也没有了丁点印象了。估计是急于赶路乘车,应该是毫不犹豫“走过”。

这一次,两个记忆点,至今想起来都笑人。一是,岩头河(麻坑下边)渡口那一段很害怕。当时,从麻坑当门一洞山岩脚之洞壁处起,直下岩头河再渡船过河至兴隆场,两岸山高谷深,约5里路程无人烟;加之当天非赶场日子,全路段没有一个行人。所以,经过这段,一直心惊胆颤,满身热汗与恐惧之冷汗交替反复,尽管累成狗也没敢歇半步,一直到兴隆场寨脚田坎高处才停下喘了几口粗气……才慢慢平复那惊悚。二是,到许家坝“交脚”学米后,转到车站一问,合朋溪那趟大客车还有青杠坡的都过去了。咋办?许家坝住一晚既要增加食宿费用又要耽搁第二天的会议(那时到县里开会,一般都是一天以上),看天气到早不退估计走路快点到思南还不会天黑,于是“驾起11号车子”决定走路往思南。行过双坝(拱桥)供销社(点)大概三百米,起坡之处,遇一老翁戴个斗

篷,扛着锄头迎面而来,(想着平常乘车所见水巴岩之山路捷径)透望着杨家山大坳口而问:老人家,请问到思南走水巴岩是从这里往上去吗?翁指而答:是哦,是哦,从这里上去,再下去就找大坝坝,然后全是公路直到思南。续问:那水巴岩呢?瞬间看见是翁脸色即板、眼神一凝,说:你这个崽崽呀,看起又不笨,这凯大大路还用问,嗯?你看着电线杆走就是了嘛。说得我脸红叮当的:噢?谢谢老人家。按此法,将信将疑地走拢大坝坝埂上一想:确实如此。因为那个年月目光所及就只有那一排邮电电话线,其就是既沿公路又赶近路。唉,真的“少见多笨”!

遥指岁月他乡远

第三次走过竹鸡桥,则是第二次30年之后的事了,记得是2012年左右。当年,本君尚在职场,工作之需乘车路过。相约同乘人,停车看桥去。那些年“打卡”一词尚不时流行,就叫看桥和拍照。几位同事,这边走过去,那边看过来,口中念念有词:崽呀,这凯桥怕有好多年了哟。然后说:(驾车的)某师傅,您把车开到(河)对门气(去),我们照一会相了,从桥上走过来坐车……所以,就有了本稿分享之首图。那时溪岸两边才只有新迁来的一两户人家,很好拍照。也偶有学生,上(放)学路过。不像现在,已经是“高楼林立”,越过桥身了,那连接两岸桥头的道路早已荒芜,没了过路人影,拍个照都难得找到恰当角度。哎,原来干什么事都要趁早,也许就是这个理。

闲暇论道更开怀

再后来的2021年春天,受知名书法家绍明老先生之邀赴许家坝之行间,本君中途独往竹鸡桥,以期拍成一组古桥韵影。可惜周边民房半新不旧,管线七扯八顺,加之水面脏物浮游、溪边垃圾堆积,于摄影言之叫做大刹风景而无从下手,本君失落得连相机都没取出摄影包。换句话说,如果第三次走过竹鸡桥因拍了照片而算为第一趟游摄,则这第二趟专程即可说无功而返,枉跑一趟。

顺推,今春四人游则正当摆当可列为本君之第三趟游摄。这一回,春光灿烂,花香两岸,咔嚓咔嚓拍照不停,问三问四问扯不断。可惜,现场既没找见古迹石刻,也没遇有知情人在。人云亦云,笑言:就算一座“知名”古桥。嗨嗨!

传闻竹鸡开运起

回到车上,弯弯绕绕返回(如今)正道,又刻意停下,在“安~江高速”青杠坡至许家坝之连接道于竹溪新桥上,计划远观和持机拍照“竹溪三桥”同框之图,终因民房太遮未能“全成”。当然,如用小飞机拍摄,则应该“可成”。换句话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此处过竹溪河就只有这一座石拱竹鸡桥(且称竹鸡一桥)。到七十年代,因为省道“松~凤公路”通车之需,在其上约100米处修了一座水泥平桥,权称之“竹鸡二桥”吧。再到2023年,高速公路连接道开通,其上约300米许一座钢筋高桥亦成(顺列竹鸡三桥)。如此,三桥并存,转眼之间天堑变通途。而古(竹鸡)桥,则由之转化成了文物和摆设。哎,世间万物,此一时彼一时也。

而今三桥连成排

转眼数月,似已忘乎竹鸡桥或竹溪桥之议,连照片也只在电脑文件夹里躺觉。近日回翻微信朋友圈,噢……还有桥名未解呢。回过头来,就再说本君从书籍中去寻找得的标准答案吧。

先阅,2023年点校本《道光·思南府志》,第133页载:(府西略)竹溪桥,在许家坝南,去城西四十里。说明之前确称竹溪桥。

又读,1992年版《思南县志》及乌江文化学者汪育江《思南三古文化》,综意之曰:竹鸡桥,跨东西而成建竹溪之上,位址许家坝镇丰坝村,距思南县城36公里,海拔525米,乃旧时(思南)许家坝与(龙泉)青杠坡往来(古官道)必经之路的必经之桥。溪自张家寨源来,经溪底长流,绕许家坝而过,入岩头河注乌江而汇长江以远。传说,因其所在河沟两岸多竹成林,溪称竹溪而官方名之竹溪桥也。但因通行典礼开启之际,原本所请两位百岁老人正准备踩桥,寓意拱桥坚固耐用、永久畅通之时,但见一对精灵竹鸡,疾飞而至,抢临桥面、先人一步,昂首阔步,从容而过。乡人闻之,以为吉祥,加上溪与鸡在当地又近同音,故此民间寄称竹鸡桥,久之于民称于书载即都成了竹鸡桥是也。另有说:古桥初建于(清)乾隆年间,年久废塌。后于道光七年冬(1827年),由当年黎姓人家集资复建,距今已198载。单拱石桥,跨度10米、高7米、宽4米,拱弧15米。桥面两边有条石护墩,东头石梯19步,西侧石梯17步。旧有建桥文序和功德碑,分立两岸桥头;草棚笔记(国赋老师见稿)还分享说:桥拱中央悬有一把黝暗带锈之斩龙刀,他曾验证过。可惜均已无存可见。

而今,桥面青藤倒挂,溪中夕阳映鱼,拱下波光呈姿,一河三桥并拱,两岸数户人家,自是一派风景,自显一道古风,静立乡远,闻名四邻。趣问诸君,你说你“想去”“走过”去打卡不?

松桃县城,一湾碧水穿城而过,那便是南门河。它不若大江大河奔腾浩荡,而像一位温婉的故人,带着千年的晨露与炊烟,从时光深处走来,把松桃的历史、人文与烟火气,酿成了河面上粼粼的波光。

松桃县城,总浸着南门河的水韵。它不像那些奔腾的江河,以磅礴之势书写传奇,南门河更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从苗山山脉的褶皱里走来,带着古意的清冽,又映着今时的烟火,把松桃的过去与现在,都揉进了缓缓流淌的水波里。

寻找南门河源头,它的根扎在九龙坡山涧,绵绵的青山下,一股股细流从大地渗出。那里的峰峦总裹着一层薄雾,山泉从青灰色的岩缝里渗出来,顺着布满青苔的石壁往下淌,像一串断了线的珍珠,落在山间的清流里,溅起细碎的水花。山涧里的溪水不甘寂寞,围着长长的河岸,唱着清亮的调子奔赴而来,汇聚着山泉、雨水,也顺着野草、顺着蕨类植物的叶片,悄悄汇成这股水流。它们一路吸纳着沿途的支流,从纤细的溪流长成蜿蜒的小河,穿过挂着晨露的竹林,绕过飘着炊烟的村寨,一路吸纳着沿途的溪流,渐渐有了河的模样,由西门坎奔流而来,最终在松桃城南蜿蜒流动,成了滋养这片区域的南门河,注入松桃河,因此取名南门河。

老辈人说,南门河是“活的史书”,这里的水是“带着山魂的”。早年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寨子里的人每天清晨都会提着陶罐到河边打水,陶罐沉在水里,舀起的水清澈见底,能看见罐底的砂石。用这水烧茶,茶叶在沸水里舒展,茶汤带着淡淡的草木香;用这水熬粥,米粒熬得软糯,粥香能飘出半条街。河岸边的青石板,被来往的人们踩得光滑,石板缝里长着倔强的狗尾草,风一吹,就跟着河水的节奏摇晃。

南门河的古意,藏在在水运码头的旧影里。明清时期,松桃是川黔湘边境的商贸要地,当时不通公路,水运是运送货物的主要通道,人们随松桃河通向湖南,松桃河便成为“黄金水道”,南门河便是连接松桃河的支流。那时的城南小码头,河面上常有木船往来,船身贴着水面,载着本地的桐油、茶叶、竹篾,顺着河道往下,运往湖南的凤凰、吉首、沅水;回来时,又载着外地的盐巴、布匹、瓷器,停靠在城南的码头。码头边的青石板,被挑夫的草鞋磨出了深深的凹痕,那些凹痕里,藏着当年的喧嚣:船工的号子顺着河水飘远,挑夫的吆喝混着船桨的划水声,就连码头旁的小茶馆里,也满是南来北往的话语。

除了码头的喧嚣,南门河还藏着松桃人代代相传的风俗。每年农历六月六,是松桃的“洗晒节”,这一天的南门河两岸,像撒了一把彩色的珠子。一大早,家家户户就把被褥、衣物抱到河边的石板上晾晒,红色的棉袄、蓝色的粗布衫、花色的床单铺开,顺着河岸绵延数里,风一吹,布料轻轻晃动,像一片流动的花海。妇女们则端着木盆,在河边洗衣裳,棒槌捶打衣物的声音“砰砰”作响,混着说笑声,顺着河水飘向老远。孩子们最爱开心,光着脚丫在浅滩上跑,有的摸鱼,有的打水仗,溅起的水花落在脸上,凉丝丝的,笑声比河里的水流还清爽。

早些年的南门河,是小城散在街巷间的玉带。岸边垂柳的新绿,在晨光里漾出清浅的波纹;傍晚的河面上,晚霞会把涟漪染成橘红,放学孩子攥着柳枝,追着水面掠过的白鹭跑,惊起的水花溅在裤脚,是独属于童年的清凉。那时的河水能映出两岸的青瓦白墙,俯身便能看见水草在水底招摇,偶尔有几尾小鱼摆着尾巴,蹭过洗衣人的指尖。

南门河变化是从沿岸建起的楼房和小作坊开始的。墨绿色的废水顺着暗管悄无声息淌进河里,在水面铺开一层黏腻的膜,起初只是河湾处一小块,风吹过还能散些,没人太在意。可没多久,酒厂、食品加工厂也跟着在河边落脚,各色废水混着洗涤剂的泡沫、食物残渣的腐汁,日日夜夜往河里灌。岸边的居民也渐渐懒了,洗菜的烂菜叶、用完的塑料袋,随手就往河里丢。沉在河底的枯枝败叶没人清理,积成了厚厚的淤泥。水面的绿膜越积越厚,风掠过不再有青草的气息,曾经映着晚霞的河面,成了暗黑色的死水潭,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浓的腥臭,在小城的街巷间,默默散发着腐坏的气息,成为松桃县城居民的心痛。

为让南门河再现昔日的风采,松桃自治县政府成立南门河改造建设指挥部,投入资金对南门河进行了环境卫生整治,按照风貌完整性、自然景观原生性、人文历史文化性和生态文明多样性升级改造,更新了排污管网,统一了商铺门面及污水回收,清理了河道淤泥、新建了河堤、铺好了沿江步道,绿化了两岸,安装了彩灯和休闲座椅等,河水清冽,引来无数白鹤在此憩息,碧水映高楼。傍晚的南门河,更是热闹。

南门河改造完后,新增加了松桃苗族篝火广场、回梦留芳、桐林健身道、滨水步道、桃花坪、古廊游园、夜游南门河等人文景观。体现了寻古韵之文化,融城市之烟火,展历史之文脉,望松桃之未来,成为松桃探古寻今的时光隧道。

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河面上,像铺了一层碎金。人们三三两两来到河边,有的散步,有的聊天,有的带着宠物在草坪上玩耍。河面上,偶尔会有几只白鹭飞越,翅膀掠过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岸边的长椅上,坐着一对老夫妻,老爷爷牵着老奶奶的手,慢悠悠地说着话,他们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落在步道上,像一幅温暖的画。

随着时光的推移,时代的发展,松桃县城扩容,松桃自治县政府倾力建设南门河,南门河也换了模样,从人们害怕行走的地方,转变为人们休闲、散步、娱乐的会客厅。曾经的码头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洁的亲水平台;河两岸的木房,已变成现代化的高楼;当年的青石板路变成了宽阔的公路,步道旁种着垂柳、紫薇、桂花树和各种花卉。

清晨的南门河,是晨练者的天地。天刚蒙蒙亮,就有人沿着步道跑步,脚步声轻轻快;有的在河边打太极,动作舒展,与河面上的薄雾融为一体;还有的带着孩子,在河边的草坪上放风筝,风筝飞得高高的,线握在孩子手里,笑声落在草地上,也落在河水里。住在附近的老年人,每天都会来河边跳广场舞,行走锻炼身体。

暮色刚给松桃的山峦镀上一层浅黛,南门河的晚风就先一步拂开了夜市的序幕。跨河的南石桥上,灯笼串次第亮起,暖黄的光晕落在河面,碎成粼粼的金,和岸边摊位的灯火交叠成一片温柔的网。

最先漫进鼻腔的是混杂的香气。刚炸好的苗家油粑粑还带着滚烫烟味,金黄的外壳咬开是软糯的米香,裹着细碎的葱花与辣椒面;转角的酸汤鱼锅咕嘟冒泡,酸香混着番茄的清甜钻进喉咙,砂锅里的嫩豆腐和本地小青菜,浸足了苗家特有的酸汤滋味;还



杨智勇

有现烤的苞谷粑,焦香的外皮裹着甜糯的内里,摊主阿婆的竹筐里,还摆着裹了黄豆面的糍粑,糯米的黏香混着豆粉的醇厚,是独属于松桃的味道。

夜市的人声是流动的旋律,和着南门河的水声,成了最动人的背景音。

微风掠过,带着水汽的微粒吹散了燥热。摊主的吆喝声、铁锅的碰撞声、孩童的嬉笑声,连同食物的香气,都融进了南门河的夜色里。这烟火气,是松桃人藏在夜市里的温柔,是异乡客邂逅的治愈,更是南门河畔,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最鲜活的人间滋味。

周末的时候,南门河成了孩子们记忆的乐园。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到河边文化走廊,指着一张张老照片,介绍南门河发展变化的人与故事,寻找南门河的历史记忆。

如今的南门河,还多了许多便民设施:就连河岸边的路灯都设计成仿古样式,晚上亮起来的时候,暖黄的灯光映在河面上,像一串发光的珍珠。暮色刚漫过松桃的山脊,南门河就被彩灯织成了流动的星河。

杨芳仿古吊脚楼的飞檐上,红灯笼垂成串,暖光淌进河面,晕开一圈圈橘色涟漪;苗银样式的彩灯缀在河岸的古树枝杈间,银白的光与两岸民居的窗灯交叠,把墨色的河面染成了缀满碎钻的锦缎。河面上的画舫挂着镂空的苗纹,船桨划过,灯影便在水里揉成了柔软的光斑,和远处风雨桥上的七彩灯带遥遥呼应。

晚风裹着微风拂过,河面上,灯影与波光缠绵绵绵,连带着远处的山峦轮廓也温柔起来,整座城的夜,都浸在这盏盏彩灯与南门河的相拥里,成了独属于松桃的,带着苗乡韵味的温柔梦境。

站在南门河的桥上,看着河水缓缓流淌,一边是松桃老城的青瓦白墙,一边是新城的高楼大厦,新旧交融,像一首动人的歌。晨光刚漫过松桃山的高楼,南门河就醒了。它不像大江那般汹涌,也不似山涧那般湍急,只是揣着一怀清澄,在苗乡的晨曦里静静淌着。俯身去看,河水清得能数清河底的卵石。青灰的、乳白的,带着浅褐纹路的石子,被流水摩挲得温润光滑,像散落在河床上的旧玉。

风掠过河湾时,会捎来两岸的气息。到了午后,阳光把河水晒得暖融融的。水面像铺了层碎银,波光晃着岸边的椰子树,晃着桥栏上的雕花,也晃着行走在岸边的倩影。有孩童蹲在滩头,伸手去捞水里的云影,指尖刚触到水面,那片云就碎成了万千光点。

暮色降临时,南门河又换了模样。吊脚楼的灯火次第亮起,晕黄的光落在水面,把清冽的河水染成了琥珀色。晚归的渡船划过水面,桨声欸乃,搅碎了一河的星子与灯影,而河水依旧清澄,像苗乡人的眼,盛着岁月的温柔,也盛着一城的安宁。河水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水运的喧嚣、风俗的温情,又走向充满活力的现在,滋养着松桃人的生活,也见证着松桃的发展。它不像别处的河那样声名远扬,却用自己的温柔与包容,成了松桃人心里最牵挂的地方——那是童年的笑声,是长辈的故事,是清晨的晨练,是傍晚的散步,是松桃人代代相传的烟火气,也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如今的南门河,不是当年的水运码头,不再是过去的臭河沟,而是远方客人养生品味的“城市客厅”,是松桃县城居民休闲运动的绝佳之地。

碧水流韵绕民居,南门河畔焕新章。晨雾漫过凉亭桥的石栏时,南门河的清波正拂过新筑的生态坝,溅起的碎银里,倒映着两岸错落的建筑。而今,3400米滨水步道串起秧苗广场的晨练身影与松江市集的烟火气。老照片打卡点前,游人驻足端详着南门河的旧时光;苗族巴狄祈福的鼓声里,河灯随波摇曳,点亮“松江夜·边城风”的独特韵味。沿岸商铺的炊烟与河畔的桂花香交织,商户的笑谈、孩童的欢乐和着流水声,成了苗乡最鲜活的民生乐章。

望向未来,南门河的故事仍在续写。长效管护机制将守护这份水清岸绿,而文化与生态的融合之路,会让这条水河不仅是松桃的“城市绿肺”,更成为串联苗乡文脉与现代活力的纽带。待华灯初上,虹桥卧波,游船载着远道而来的客人驶入夜色,南门河终将成为松桃画卷,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永续画卷。

南门河,这片丰润的人文宝地,有着众多历史记忆和新生产物。回想过去,这里曾是走出无数学子的松桃学府——老松中,也是松桃历史八大景之一的——蓼皋春眺,更是松桃曾经最繁华商行街之街——麻阳街……现在更有鸿达商住、金阳小区、松桃外滩、杨芳仿古街、名城央著等高档小区,还有世昌文化长廊和英雄广场等时代发展产物。

南门河的水,一如往来自静流淌,它带着松桃的故事和希望,一直流下去,流进更多人的记忆里,流成一首连接古与今的水韵长歌。